零感染很难,零歧视可期

评论员观察

本报评论员 高扩

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。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“实现‘零’战略目标——零新发感染、零歧视和零死亡”,我国艾滋病日主题是“行动起来,向‘零’艾滋迈进——全面预防、积极治疗、消除歧视”。

30年来,艾滋病在全球迅速蔓延,各国都在寻求根治之策。要攻克艾滋病防治难题,根本出路还是要靠科技。但同时必须看到,全球范围也在发生着观念上的改变。我国近些年来,人们对待艾滋病从单纯的恐惧慢慢变得理性。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,包容和关爱艾滋病感染者,是最终战胜艾滋病的社会基础。

说到观念,最重要的还是那两个字:歧视。面对艾滋病这样一种世界性顽疾,从一开始出现就伴随着人们歧视的目光,这种歧视又阻碍了人们攻克病魔的脚步。肯尼亚一位艾滋病患者曾经说过:他人的风凉话和冷嘲热讽就像“杀人的刀”,毫不留情地“杀死你全部的斗志”。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过那段痛苦的歧视期后,从严酷的现实中越来越认识到,只有正视病症,尊重患者,才能最终消除疾患。时至今日,成效斐然。而在我国,虽然艾滋病病例出现时间较晚,但有识之士也已经认识到,不消除歧视,艾滋病难绝。

而要做到这一点,在我国尤其困难。在国人传统观念中,有一种思想影响深远,那就是:洁身自爱、讳疾忌医。人们对于疾病的恐惧,更多的是对名誉的珍视,一些人有了病,宁可放弃治疗,也不去招致非议。而艾滋病作为一种看似特殊的疾病,从一开始就处于难以启齿的尴尬境地。所以,歧视的种子很早就在萌芽,并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,深入到了各个方面,回头再去消除它,谈何容易?

正因为这样的歧视,很多患者有病不敢言,更多人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,不得不伪装起来,要么继续“讳疾忌医”,要么走上绝望之路,导致病情扩散,加剧了艾滋病防治难度。

其实,科学界已经给出了一些答案,艾滋病并不可怕,它只是众多顽症的一种,正视而不歧视,尊重而不歪曲,用科学精神去对待,就能控制住它。

如果说短期内实现艾滋病零感染的目标很难实现,但通过各种宣传,尽快实现对艾滋病的零歧视,是可以做到的。面对艾滋病人,这可能仅仅需要你一个握手、一个拥抱、一个微笑。

抗拒降价的药品招标正成为利益堡垒

>>个论

□赵勇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12月1日的报道,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规财处有关负责人说,深圳曾多次与省有关部门沟通,要求对省级招标入围的药企进行二次招标,对入围药品进行二次遴选,以尽最大可能挖掘降价空间,非常奇怪的是,这些建议与方案均未能获得通过。

药价虚高,集中采购的招标环节是一大原因,这已经被很多药品“越招越贵”的现状所证实。但采购招标环节到底是如何成为虚高药价推手的?目前还缺乏细节上的佐证。现在,深圳有关部门披露的“多次提出降低药价招标方案均被省级部门否决”,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。而所谓药品省级招标,按照广东的规定,一个药品进入省医药采购平台,必须经过报价、竞价、议价谈判三道关卡,其中最关键的是竞价、议价谈判阶段。在这个环节,引入了医学、药学、物价等领域的专家来和药企砍价。这些专家都是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,据称砍价过程也有人大代表、媒体、民众代表等多方面的监督,但竞价议价环节的砍价细节,却从来不曾披露。

哪些药入围,药价最终定多少,都在省级招标这个环节定下来了,深圳想再挤一遍水分,当然会热脸贴上冷屁股——如果你又挤出了水分,岂不是说省级招标定的药价有水分?这让人颜面何存?药品招标的大局岂不是要受影响?但更重要的,恐怕还是药品招标背后的权力集中,容不得丝毫挑战——如果允许下面的城市进行药价二次挤水,今后省级招标的权威性何在?谁还听我们的?权力天然是有排他性的,这你我都知道。

深圳降药价努力屡屡受阻,这事有多反常,对药品招标正成为一些地方利益堡垒的疑虑就有多深。这个疑虑,不仅来自药品招标对降药价举措的抗拒,还来自于药品招标本身运行机制的不透明——如果竞价信息、专家信息、砍价过程、药品成本审核等环节都闷在罐子里摇,那么,药品招标就必然成为一个决定药企生死的权力土围子,并且,也必然会拒绝深圳的药品降价努力。要打破这一怪圈,除了信息公开、权力透明,别无它途。所以,要害并不在于深圳能不能进行二次挤水,而在于药品招标能否真正从箱子里走出来。

■本版投稿信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微说

新浪微博 weibo.com

@张晨初艺术空间:

什么是贵族?不是有钱,住别墅,会打高尔夫,出入高档会所就叫贵族。英国作家威尔逊认为,贵族应该是:虔诚的、道德服从的、绅士的、勇敢而乐于助人的、敢讲真话的,如果面对灾难,是敢于自我牺牲的。也就是说,贵族是社会道德的楷模,是国家的精神支柱。只有钱而没有社会责任只能叫土财主。

@张泉灵:

近来在讨论地铁和公交是否超载,查了下国家标准,地铁车厢每平方米核载6人,超员最大载量9人。摆了下,发现9人塞进一平方米还挺不容易的。诸位的经验,上下班高峰时到底一平方米能塞多少人?同事说,悲哀的是,挤得关不上门时,有人从后面推我一把,踹我一脚,好让门关上,我内心还投去感激一瞥,可万一呢。

@吴钧1975:

有朋友说,传统已完全断裂,不可能恢复。我不大同意,君不见这些年来,民间不是出现回归传统的趋势了吗?从读经兴起,国学热出现,学界保守主义浮出水面,到江南华南社会的宗族复活,及一批具有士君子人格的人士涌现,都显示了这一点。